

續
古
文
辭
類
纂

論辨類二

續古文辭類纂二

周星叔宋景公論。

宋景公之時災惑守心心宋分也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之相公曰相吾股肱曰移之民公曰君者待民曰移之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其徙候之徙三度壯學子曰宋景公其知道乎知道者知夫者也然孔子稱知道者曰楚昭王昭王有疾赤雲夾日飛周太史曰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是王有君人之言一也則王之心肯移之民與歲乎哉不及三者史不及故王不及然王遂卒豈不三不足聽耶將楚無天也壯學子曰知天者不以道市故不可以非道罔神蓋請用權舉玉瓊釀火子產弗與而鄭火竈曰不從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卒不與亦不復火以後之不與不復火知前與之猶火也然則使鄭復火子產無憾也熒惑不徒景公無惑也故知天者不失人然而宋之天諱知之鄭之天雖靈也亦久而知之楚之天獨昭玉孔子知之爾此搖巫瞽史不絕於後世也歟

周星叔趙孝成王論

趙孝成王四年秦攻韓取野王上黨路絕於馮亭以上黨歸趙趙豹謂王勿受平原君謂王受之其後三年秦阮趙卒四十餘萬眾長平趙王悔不聽趙豹計太史公亦以爲平原君貪馮亭邪說故至此壯學子曰趙王可謂巧於讒過者矣阮趙卒者趙括也信秦閒達眾論使括代廉頗者王也是安往不見阮何必上黨王不此之悔而悔上黨之受徒以將括出於王之獨斷而上黨有平原君爲之分過

也。奈何。論者。因以上黨爲平原君罪。韓不能有上黨。上黨
不能爲韓守。憤秦之暴而入之。趙斬韓趙爲一。以當秦。爲
韓亦爲趙也。安得謂馮亭邪說而疑韓嫁禍哉。雖嫁禍趙
安所避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
昏。余以利之與禍小言之相倚也。大言之相絕也。是以智
者擇焉。是故存亡之機決而趣舍之計審。惜夫趙王平原
之智不足以及此。城市邑十七。何足道也。秦非有愛於趙
也。量秦之心。豈徒坐而受上黨之地而已。秦之攻趙。有二
道。若道河內。指邯鄲邯鄲未易拔。則恐魏之據其後也。將
北窺晉陽。上黨蔽之上。黨入秦而後榆次三十七城拔。而
晉陽舉。趙之亡自此矣。趙誠逆知其禍之至此。何假言利
利。又就大於此。然則雖上黨願入之。秦猶將急起爭之。況
其自歸也哉。趙豹之所謂禍者。以秦且爭之也。發兵據之。

擇將守之秦若上黨何守上黨押晉陽秦若趙何當是時
趙未爲無人也且夫秦師未至上黨民未走趙旣已失之
矣廉頗軍長平猶足以支秦挑戰不肯久亦倦而解耳夫
奪之鑿妖夢是踐置將不善豈敗塗地惜哉趙有萬全之
利王祿上黨非上黨之爲禍也六國時凡言秦不可與爲
難者非秦聞則屏之首也今人不幸鄰於虎避之萬不可
得則奮挺當關與虎爭一旦之命耳重足屏息以胥虎之
入誠毋攫虎以冀虎之見哀是趙豹之智也

周星叔漢高帝論

丁公爲楚將遂寤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
丁公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高帝斬以徇曰後世毋效
丁公壯學子曰丁公死晚矣然誦哉高帝乎高帝曰使項
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爲項王臣不忠然則爲項王臣

忠者宜莫如季布。丁公已戮而季布方購高帝。非能以公
滅私者也。然則荷帝曷爲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
怨季布爾矣。然而丁公斬季布。終赦者。季布數窘高帝。卒
無害於高帝。自以爲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丁
公能窘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爲德而謂之。是則高帝之所
甚恥也。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
其有詞於後世也哉。

劉孟塗知己說。

韓子云。非知之難。處知者實難。悲夫。士以遇知己而名著。
亦有得知已而遂至行虧名辱者。可不懼哉。余觀穆生在
楚。以未設醴而去。未嘗不怪其愆。然徑行負疇昔知遇之
意。及見後世君子處鄉里之閒。其才氣學識卓然異乎眾。
人一旦受當事之知。遂心馳勢利。變剛正之操。以事媚悅。

所求未獲已爲天下所非笑然後知古人不屈道以徇私者乃善處交遊以全人已之美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是故天子有不召之臣王侯有不屈之士將軍得揖客而身愈重如使受知者皆讒諂面諛希迎意旨圖旦夕之安而忘其所有事卒使世之論者謂下無可取之實而上無知人之明此豈遇合中之美事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光武知嚴光之不能屈而不繩以君臣之法獻子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故士之自負也愈大則其自待也愈重抱傑出之材逢破格之賞識而卽欲順從求悅者是不以道義自處而又以世俗之心待君子也夫輕合者必易離故其始必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信陵之客三千其最難屈者莫若侯生及毛薛二公然卒賴其力以建功人國顯名天下嗟乎非常特達之士亦未必不終

爲人用也。夫固可以禮屈而不可以勢束也。持尺寸之絲以繫北溟之鵬。雖欲爲之迴翼。豈可得哉。然而有子夏之賢。猶未免出見紛華而悅吾誠。爲士之有志於立身者。臺其繼也。

明東負才以干公卿。管異之。不然之。姚石甫稱爲正人。此足以見其所守矣。

管異之楚昭王論。

楚昭王奔隨。藍尹臺有舟不與。及復國求見王。欲執之。令尹子西請聽其辭。卒見之。而復其位。世或以昭王能忘舊怨爲善。自君子觀之。昭王蓋甚失矣。今夫臣之於君。豈若常人相與。謂挾私讐。修舊恨。爲可羞。而以坦然能忘爲大度哉。夫亦曰正其賞罰焉爾。藍尹之於昭王也。分則君臣。而始也覩其一戰而敗。遂至靳一舟而不與。繼又不知愧。

恥而辨言以求復位以行言則不忠以識言則不智不忠不智而僥倖以希富貴雖立殺而肆諸市朝以爲人臣之戒天下孰得議王之福心而議其過甚而必於復國之初示含宏之量則赦其身於釐已幸尙何取乎其人而復使之治民而臨政也哉當是時王迫甚其猶得以奔隨者特幸耳設其徘徊成日之津而子胥夫槩之徒率練甲而戕之立盡外無宗族託於強鄰內則以班處宮誅屠已盡雖有包胥鍾建諸臣將誰輔以復國楚之宗祀其由是斬矣嗟乎齊桓置射鉤而相管仲晉文置斬祛而見勃髡彼其先分非君臣彼其恨亦止於一已蓋尹之罪賊及其君幾使先君累世之靈斬血食而爲不祀之鬼赦而用之是失政刑也事有相同而實異者其桓文與楚昭之謂也耶且夫世之小人其言行反覆變詐何常之有彼其初既目覩

其君之窮感而不顧則苟非挾有強辨亦安敢貿貿然再
至其前投要領而嘗斧鉞要其言何足問哉而子西於應
顧請聽其辭聽其辭顧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何其昧
於大體耶夫苟君臣不忘仇讐則必明飭政刑以肅紀綱
安有縱釋罪人而可以爲治者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使楚之臣民親見包胥鍾建之徒以忠獲賞疊以
不忠而復位必謂忠姦同受其利設不幸吳師再至則相
率而去俟亂定然後徐步而歸耳其尙可以爲治也與考
昭三失國始於囊瓦之不仁成於強吳之侵偏非素失德
昏亂以底滅亡比及乎復國其善政又多可紀然而不能
復霸者意其賞罰類是者多耶彼子西者不知裁以大義
乃教其君以小道其暗於事勢固甚矣卒召白公以致亂
也宜哉

文氣寬博無不盡之情是異之勝處

管異之蒯通論。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之爲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道之所以勸信者果何爲也夫秦自陳涉以來後雄豪傑魚鱗雜襲颺至而雲起戰鬪所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歸於劉項劉項兩雄亟戰乎滎陽京索閒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數其爲禍也通又自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也待乎劉項雌雄之決爲蒯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鬪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之能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兩虎

闔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仁也或曰生非爲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君子曰蒯生豈愛信吾觀其意大抵自爲焉已耳何以言之當酈生伏軾說齊掉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以擊之破已服之國不可謂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臣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誠愛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捭闔之徒無恒產而無恒心乘天下之有事說人主出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乘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事漢不過與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等故樂天下之瓜分已得藉以爲資而坐收其利其始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也旣而不成則遂危言慄辭以觸動之必使其反

而後已其陰險叵測蓋雖高帝爲其所欺而況其下焉者
與嗟乎世所貴乎謀士者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高帝雖
雄心猜忌蕭相國用召平鮑生之計卒免其疑而脫於禍
使通誠愛信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不聽而
遂無復計是使世之爲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
是則無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義也

管異之范增論上

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爲弑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
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
其始說梁立義帝其視帝也猶奇貨也及其事羽而事且
垂成其視帝也猶贅疣也增且不樂有帝夫何有於弑兆
而去之雖然增爲項氏私人而其說梁以立帝則亦可爲
失計之尤者矣昔者六國之君徒務富強而不行仁政

其所爲率皆殃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繼不聞彎弓而報怨何者其君暴虐無以深結於民也六國之亡楚爲無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憐之者特以憤秦之欺而咎其君拒屈平之讜言聽子蘭之佞說輕其身以投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思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且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鼓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衛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悉動耶增之爲謀於是乎悖矣然則梁從其計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其故何與曰此非爲從增計也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吳廣之起也詐稱扶蘇與項燕燕固楚將而扶蘇親始皇子欲亡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所樂

從者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揭竿一呼天下雲合響應羸糧而景從遂並起而亡秦族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爲變則從之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夫以匹夫取暴主天下其名甚正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篡弑之名而使天下得以藉口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管異之范增論下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難而止增之勸梁立帝也其爲失有以異乎曰奚其異取天下而借實於人是盜賊因資爲亂者也取天下而借名於共主是強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莫僕之主崛起草萊唾手而成帝業則亦安用是哉然而由今論之則酈生說猶可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何也天下之事實重而名輕然吾以爲

借之以實實有時而可收假之以名名遂無時而可廢今夫鄙生之勸立六國也其究歸於失實而已事敗而急圖之不負惡名於天下爲漢王者苟深得操縱駕馭之方而制之有道胡爲不可行若夫共主之名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昔者周室旣衰齊桓晉文之徒假勤王而成霸業浸淫至於戰國共主益微秦人負虎狼之心終以劫天子爲惡名而不敢遽爲吞周之舉當其時梁趙欲歸秦以帝而魯仲連者以爲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旣爲言之而梁人遂止夫周之王與秦之帝固皆所謂名焉者矣觀其事與魯連之說則共主之重蓋可知矣項氏之起非有尺寸乘勢崛起隴畝之中足亡秦而號令天下旣立義帝則遣將惟其人立約必從其意事須報命而後行惟順與忠斯可一擡手舉足天下且羣起攻之彼夫新城三老之所以說漢

王者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故吾謂爲范增者度項氏可
以終身北面事人也則是謀無害如其不然則伏弑逆之
心於始謀之日增與項氏甘共當之而不知其非善計也
秦非桓文之時楚無周室之重輕奉人以帝王之尊卒受
魯連所言之害以自蹈於秦所不敢而使漢王得以爲資
因乎其名而喪乎其實其失計豈鬪生之可比也哉嗟乎
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世以置君爲兒戲而不知其不
可輕也明太祖之起也欲奉韓林兒謀蓋與增相類其時
獨劉基毅然止之嗚呼若張良與劉基則可謂能知天下
之計矣

推闡盡致名論不刊

梅伯言臣事論

天下之患非事勢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

爲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違其程度。則又有褫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愚知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身糜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

謂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強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具交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參覈遷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

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奇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倚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任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胎壽高位實疾顛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穢奪扑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

者其心必不服人主尙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堯之走阪雖貴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此聖人先有司之義不易之理也至有罪則法自貴者始又必視其獲罪之由以權法之輕重嚴其私罪則下絕瞻徇粉飾之習而上之壅蔽

開明薄其公過則下無束縛顧慮之私益得發抒意氣以盡力所事至小臣之罪亦當視其所犯科之不能一律輕論非貴者罪必法重賤者罪必法輕也文特因一時數事推究言之其謂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位爲寄此實古今致亂之源欲小臣盡職在大吏之考察嚴欲大臣急公在君上之責成重責成重而考課嚴庶無不事事以位爲寄之患若辭枯集苑人之常情自非聖賢鮮不撓心顯仕人臣當官舉職而不樂卑位者何可勝道量而後入軌近蓋無其人謂厚責貴臣而賤者知止不可得之數也特其議論正大筆力馳騁自然動中規矩致爲難觀

梅伯言士說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

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
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土
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
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土而室不患無
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
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
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
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
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梅伯言韓非論。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
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
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

摩得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
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巇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
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
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
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
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
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
禍首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子爲取處萬
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
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梅伯言晁錯論。

晁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
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

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
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
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
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
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九
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
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
吾術而不怍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
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晁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
特知蒙貴幸無此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自不得
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
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
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遑遽自誅其大臣

且吳王自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
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
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
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
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眾故王敦以周
顛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晁錯晉
不去周顛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
晁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
所持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
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
帝恃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如是則七國
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
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

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論辨類三

續古文辭類纂三

朱伯韓名實說。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稱者曰諱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譽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當其

峩冠襜褕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沈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撝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謹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以蒙榮譽鎮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辟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憫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原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駿馬有奔蹏之患而可馭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爲不貪不矯不肆而訖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

鄉曲無譏矣。然豈無草茅坐誦而憂天下其人者乎。而士之在高位者，怵怵睨睨，曾鄉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慎其名鄉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爲鄉曲之行者。

朱伯韓續蘇明允諫論。

蘇明允作諫論，疾士之不諫，欲制刑以劫之，而復商之墨刑，引霍光事爲證。余謂士不可以劫也，不如慎賞慎賞。莫如明示以意，先王之世，刑賞並設，然賞從重刑，從輕待士，以廉恥而不辱，以奴隸墨刑，雖制於商，自虞夏至周，無用者，不可以霍光誅昌邑之臣之不諫者爲比。且天下之士，勇者怯者至不一也，勇者常少而怯者常多，勇能諫，怯不能諫，則天下之能諫少而不能諫多，必如蘇氏之言，盡取怯者而刑之乎，則不可勝刑。設有諫者，能諫其十而一之。

不諫焉亦取而刑之乎刑之則不恕舍又非法且大臣亦
有怯者刑不可加也苛於小而縱其巨不可謂公如此則
刑之權易窮故謂不如慎賞而明示以意慎賞則不懼怯
者不得僥倖而勇者奮明示以意則諫者知其斷然必出
於賞而怯亦勇焉昔者百里奚事虞則戮事秦則智子臧
遜於越而彊威宣一叔孫通也始則阿二世取容已而事
漢以死爭太子王珪孫伏伽戴胄之屬卷舌閉口於隋亢
言極論於唐豈前後若兩人哉蓋人臣不從其令而從其
意意之所向天下奮袂抵掌而赴之矣誠使今之進諫者
如齊威王之時明詔廷臣曰若者上賞若者中賞若者下
賞如此而有不諫者吾不信也又如漢孝文時每朝郎官
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不可用
置之如此而有不樂諫者吾亦不信也或曰諫吾職也非

有所利也好名貞士且恥之况利乎蘇氏亦言士有不悅
賞不畏刑者示之以意而猶不至則奈何余謂不然人情
大抵相近先王之制爲中士設也且人惟悅賞故名義可
得而誘司馬溫公諫院記謂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
夫汲汲於名誠不可而使人主疑諫者之好名諫者亦以
好名之嫌而自沮此大不可也孔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
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不以小言受大祿大言受小祿
世儒或疑其說而記禮者以此正告天下而不諱曰如此
則受否則已若權衡尺寸之不爽非惟國之常典宜爾蓋
君臣相與之際本自明白正大而無所用其諱也後世多
忌而疑其於賞也有上下相蒙而弗及者又其是非乖異
闇主亂朝乃至遷其刑於諫遷其賞於不諫而士亦矯詔
曰吾不悅賞不畏刑此豈其情哉自宋以後持論愈高用

法日外雖欲如蘇氏復古之制增設墨刑彼既遷其刑於
諫矣誰與執不諫之刑乎夫賞罰莫若近情近情則可行
彼明允者習於縱橫之術期於必售激而爲儀秦以術奸
其上者也情以猛虎而限以淵谷以術劫其下者也上下
以術而非其情故士亦遂有不悅賞不畏刑者夫使天下
而皆不悅賞不畏刑天下不可爲矣

曾滌筌原才。

風俗之厚薄。笑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曰民之
生庸弱者哉。哉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
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
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
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
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

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愚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存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響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

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也。

所謂謹其心之所嚮。毋急功近名。意氣用事是也。士大夫倖負時望。益當卑思約己。好古敏求。導後進以準繩。返風俗於醇厚。轉移陶鑄。實在於此。讀此文。能無悚然。龍翰臣春秋王不稱天辨。

春秋王不稱天者三。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何氏云不言天。王者桓實行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何氏云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何氏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矣。喪禮也。古之言春秋者不一。其最善莫如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

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夫子所修者魯史而所持者周天子之權也。守天下者莫貴乎天子，正天下者莫重乎天子之權。唯周天子不能自持其權，故孔子卽空文以寓賞罰而爲之代行事。是春秋之所以尊王者以其名分存也。若其實則非聖人之所得而議也。假聖人而得議周之事，則所僭者乃天之權。而曰春秋天子之事者，不亦小哉！異哉！何休氏之以王不稱天爲刺譏是非之說也。夫王之號自夏商以來未之或改也。彼所謂天王者，吾不知始於何時。毋亦春秋時之人言如是聖人亦沿而不改歟！如謂其爲刺譏也者，則桓之行惡宜絕之於生前，何以十八年之內書天王使人來者三而獨一貶於生後之錫命耶？若成風之歸舍，則與會葬則前此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者，抑又何說？若謂

舍爲臣子事會葬爲不及時是舍其大而責其細不應當
天王以重罰也嘗考公羊成八年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
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繹公羊本意蓋謂稱王者爲
正其餘或稱天子或稱天王皆可以類相通何氏欲自直
其前說遂不深言所以相通之義而贅之以刺譏是非之
交天旣曰刺譏是非則所謂相通者何在舍明明可據之
傳而倡爲異說是欲專執已見而不顧削足以適履也何
其悖哉夫因天下之無王而託王以行法已又黜削之而
自干夫無王之罪斯固孔子所不敢爲而孟子所不敢信
也其亦可以無辨已

龍翰臣君氏卒

隱公三年

一人也左氏書曰君氏則以爲隱母公穀書曰尹氏則
以爲周世卿蓋嘗卽春秋之書法而反復求之而知其說

之皆不概於理也夫尹氏之見於經也屢矣然皆屬於王

國之事而書之如不屬於王國之事則當書曰周尹氏不

當直謂之爲尹氏也然則王子虎劉卷之卒何歟曰二人

皆以盟會通於諸侯不言周而可以見義且春秋之義諸

侯同盟則赴以名凡卒未有不書者此豈如立王子朝之

事而著氏以惡之歟然則左氏之說不近似矣乎曰謂之

爲婦人是也謂之爲隱母則非也母不可以言君氏其言

君氏固有以知其爲隱夫人也夫人也而不謂夫人從公

志也隱尚不敢自成其爲君而肯自立其夫人乎史不沒

其實而書之曰卒其曰君氏者猶魯人之稱公氏定公元年宋

人之稱夫人氏也襄公二十六年不敢成其爲夫人故但曰君氏

也此亦如姬氏之卒於定公時而不得備夫人之禮耳或

曰如子之說則前所謂夫人子氏者何人曰桓母也桓母

則何爲不葬曰公不臨故不書葬也然則前所謂惠公仲子者何人曰子氏爲桓母則仲子之爲孝妾蓋可知也此截然三人也而左氏亂之而爲二公穀又以前二者爲婦人而茲爲男子焉昔人所謂經以傳而汨者不其信夫

龍翰臣及晉處父盟

文公二年

此處父來盟經何以不言公惟不言公是以知處父來盟也通春秋之盟不言公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莊二十一年及齊高侯盟於防文十年及蘇子盟於女栗暨此而已以情事揆之惟盟宿爲微者尙未可知此三盟必皆公也如傳之言則公適晉何以不書諱適晉可以殺恥則必不書此盟而後可以免恥也夫列國之大夫固來聘而盟者多矣此不書來聘者非來聘也傳曰晉人以不朝之故來討公此其可信者也來聘可書而來討不可書也竊

意其時晉必有責言於魯魯惟恐失大國之歡也乃汲汲焉因處父而與之盟故次年公遂有如晉之行也不然晉襄亦繼文之賢主焉有宗國來朝而使其大夫亢而與盟者乎或曰不目公微者也則未聞莅盟於大國而敢以微者往也處父之不氏者蓋闕文也其不地國內也

龍翰臣逆婦姜于齊

文公四年

左氏謂卿不行非禮爲出姜不允於魯之兆公羊謂娶乎大夫故略其詞是二說者皆非也夫納幣既以上大夫矣豈親迎之時而反以微者行乎若謂娶於齊之大夫則亦何取乎納幣之時而以吾卿行也故二傳之言不若穀梁子之爲得之也穀梁子曰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婦者有姑之詞也其不氏何也曰夫人與有貶也此其說亦有未盡者婦固爲

對姑之詞是時聲姜見存意欲重其母家故使公親迎於齊惟公受夫人之命以往故曰逆婦姜于齊也若臣子則雖姑在亦當稱夫人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其不言公何也諸侯之親迎禮也出疆而迎非禮也今公以夫人命而遠迎於齊可謂溺私愛而棄其社稷人民之重者其不書公亦猶及鄭師伐宋而不書公及晉處父盟而不書公之類是也其不曰公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亦猶是也然則莊公何爲不諱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罪之太者也文公除喪而卽娶罪之小者也小可諱而大不可諱也然則夫人有貶乎曰何貶乎爾喪娶者公也受母命而迎於他國者亦公也姜何罪其不氏猶氏也姜固爲其氏矣其或書或不書者史異文耳或曰此聲姜自逆其婦也亦非也春秋

史臣載筆之詞以公爲主沒公可以見義如沒婦人則於公且疑於使他臣子之詞矣此左公羊之所以誤也龍翰臣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

此公穀之說信乎曰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其可信者皆魯國之事也其不可信者皆他國之事夷考魯之見於經

者十二公其三公者實弑

隱桓

內惟桓公見弑於他國齊

人殺彭生以藉口彼襄公者強敵諸侯聖人獨寬魯以討賊之義所以原其迹而諒其心也隱公閱公之葬在桓僖卽位之時當時君臣必不肯以無禮待之計國史之文未有不書葬者聖人獨削之以見義其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爲臣子者至深且遠也獨持此說以求他國之事則不然蔡般之自立也而景公書葬許止之奔晉也而悼公書葬後儒求其說而不得乃勦爲著臣子之極變與恕止之說

以明之雖然有以知其非聖人之意也春秋魯史也其責魯之臣子必不與他國之臣子同如公穀之說用之於魯可以見義而獨不可例之他國蓋經書他國之葬者因魯人之往會也魯人之往會者必有魯君之命如以責他國臣子之義例之是魯之棄國君之命者爲無說矣然則他國君弑恆不書葬者何也善乎郝氏之言曰國亂君弑葬者多不如禮鄰國亦不往會故不書也郝氏以此說概魯與他國之事吾則謂公穀之說可以責魯而他國之事則如郝氏焉惟其然而蔡許二君之書葬者又何疑乎

龍翰臣論外臣書歸書入例

春秋外臣之書入者四惟許叔入於許善其有興復之美其他如鄭良霄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樂大心大抵皆叛臣書歸者六惟宋華元陳侯之弟黃衛公孟彊

爲無大罪他如衛孫林父楚公子比皆黨援大國卒成
逆之事晉趙鞅則身爲畔逆因韓魏之援而得反國者也
其書復歸復入者三曰衛元咺宋魚石晉欒盈而已晉趙
鞅及鄭良霄宋辰諸人之罪不薄於魚石欒盈孫林父與
楚公子比則較之元咺殆有甚焉而不書復歸與復入者
何曰鞅固未出其國也不出其國不得言復歸也鄭良霄
宋辰諸人及樂大心或自許或自曹或自陳衛孫林父楚
公子比皆自晉自者有所由來其歸也易矣亦不必言復
也然則衛元咺非自晉歟曰元咺之迹不與趙鞅諸叛人
同且國無內援非公子比之類其歸而無君命則較之孫
林父又有間也書復歸從晉志也曰復者不宜復者也咺
於叔武之殺可以去矣不甘於一去而訴君於晉因藉晉
之勢以擯其君而已專其國其與欒盈魚石之盜邑以叛

者相去幾何哉若趙鞅宋辰諸人則不必言復而叛君之罪已明矣故曰大夫無復道者此說是也

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解。

余讀孟子書嘗疑伊尹五就桀之說及觀柳子所爲贊以爲是伊尹之大心乎生民而欲速其功蓋知尹之深者莫柳子若也既思而疑之以爲尹苟如是則無以處湯湯一見尹之賢必舉之爲相而與共夫祿位豈肯令其栖栖皇皇爲是席不暇煖者耶尹於桀爲五就於湯必有五去謂湯不知其去耶不足以爲明謂湯爲知其去而不留烏在其爲在賢也然則孟子之說爲果無其事歟曰非也尹之去蓋湯使之爲之而冀桀之終能一用耳一薦之不已而至於再再薦之不已而至於三三薦之不已而至於四五湯於是知命之不可易尹於是知事之不可爲遂決然奮

桀就湯而無疑是尹之於湯也未嘗去而其於桀也則疑若五就焉尹之明非不知桀之終不可爲而必往復焉回翔焉若有所戀而不忍去者湯愛桀之深望桀之切以爲一旦能聽尹之說而用其身則天下可不至於亡已亦無樂乎放伐之事湯之心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之心而其薦尹於桀者亦文王薦膠鬲於殷之意古聖人忠於所事而不利天下之人才以私已也漢末有荀彧者曹操辟之以比張子房司馬昭壽春之役亦引鍾會爲謀主而寄以腹心之任向使操與昭有湯文之志則當引二子而立於漢魏之朝獻髦之惡不若桀紂操昭之柄重於湯文天下雖危未必無救於敗也惟後人不能心聖人之心以無負其所事爲之佐者亦樂居於俊傑識時務者之名而以尹之去湯就桀爲藉口則安知不以心乎生民欲速其功

之說移而用之於其主豈非柳子之言階之厲耶然則孟子何以不言湯使之曰孟子之意將以明尹之自任言湯則尹之自任者不見且於辭亦不應爾也否則伊尹亦管氏之流矣

用意深折

龍翰臣魯隱公論。

天下有爲其事而害其名者吾愛其名矣不爲其事可也天下有惜其名而不足以成其事者吾尸其事矣不急居其名可也季札曹臧之讓國也彼避之惟恐不免也所謂愛其名而不爲其事者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周公踐阼而治處羣疑眾謗之際而卒毅然其不惑彼其心蓋謂吾之所欲成者事耳至於名則不啻秦山之於毫末也而卒之事之濟也隨而歸之以至美之名情乎隱公欲爲讓國之

事而不知出於此也。隱繼室之子也。長而賢。苟無桓於此。當得立。使隱偃然居君位而不疑。國人亦必無有譏其爲篡而隱乃欲成父志而反之。桓隱之於親。其可以無憾矣。今有方食而執芻豢之味者。而曰吾弗食。人必有所不信也。何也。食固在其手也。有執刃而臨牛豕之牢者。而曰吾弗割。人亦有所不信也。何也。刃固在其手也。社稷宗廟之重器。其美不啻於食也。而賞罰刑政之權。其利乃過於刃。雖曰討國人而喻以致位於桓之意。其能盡信乎。爲隱計者。莫若躬攬大權而不急居其名。懷以德。人孰敢不服。威以刑。人孰敢不畏。以義正桓之爲公子。而以恩信結國之。故舊大臣百歲後。桓可以爲賢君。諸大臣無敢專權。以挾其上。如是則視其時之可禪而禪之可也。身退功成。白諸國人而告於先君之廟。不亦休乎。計不出此。乃汲汲焉。惟

名之是圖。圖名之念急。則其迹轉疑於僞。於是姦邪之臣得乘其間而進之。以邪謀蓋嘗試論之。以爲隱之所以待桓。爲不薄矣。其心惟恐桓之不得立也。乃因一日無端之愬。遂從而法之。以攘其位。然則公之所以自甘卑損而惟恐不當桓之意者。亦何益哉。隱之待桓愈厚。則桓之疑隱愈深。隱之讓桓愈急。則桓之偏隱愈甚。是可謂急欲居其名而終不得善全其名者也。夫公卽毅然而居之。曰不讓。則未知桓之終不得讓者也。以急居其名。而使其志之不獲成。然後歎古聖人處疑謗之時。而有不讓以全其讓者。其仁知爲不可及者哉。

龍翰臣宋伯姬論。

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三傳釋之。皆以爲待姆不至守義而死。獨左氏譏其女而不歸。或問如伯姬者。可以爲賢乎。

曰守禮不達於經自殘其身而貽子以殺母之名賢者不
爲也然則春秋錄伯姬之始卒繁而不殺何也曰伯姬固
賢也特不如傳之所云若實如傳之所云則其詞之繁而
不殺也亦宜竊嘗以情揆之伯姬當日尊爲國之大母火
作公當來救婦人之義保姆不在肯不下堂然從子則無
不可者且當時亦不聞有公來救而姬不去之詞也如傳
之言則必宋公不在國而後可或宋公所救有急於姬者
而後可否則有待傳姆之時而謂公不得至也有是理乎
曰然則傳之所傳果盡無其事與曰事或有之而不盡如
傳之所云也伯姬蓋猝然遭於火火始至而不知其害之
烈遂稍遲以待其姆逮姆至火烈而奔而救之則無及矣
雖然事吾知其如此也若夫道則吾有以知其不如此也
蓋古之言道者曰凡義所在有死無二又曰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此言守死之道苟未至於義必當死之時尙不可殘殺其身以墮父母之遺體也伯姬卽不待姆而自脫於火君子尙不得謂之非義何也天下之事常變固自不同也如以處常之禮而責之處變之人則臨干戈而爲揖讓亦謂之義可乎若夫春秋之所以詳而錄之者則有說矣聖人之作經也嘗於事之近正而易惑者則不惜大爲其詞以明之伯姬之事聖人有以知其必傳於後世也傳於後世而婦人女子有聞而慕之者將殘其身以立名惑於禮之近似而忘其大義不如詳錄之以示其尊崇之意而於納幣也則書致女也則書衛晉齊之來媵也亦不一其書若曰姬之賢固非待其卒而知亦無因其卒之一事而迷賢之也夫如是則天下皆知姬之有以爲賢而不至矜其事而數其行之過故三傳之言惟左氏爲通

正而於經之意則猶有所未盡也然則公穀之說將何所
本乎曰春秋大義非聖人所親授後儒守其常而不能通
其變遂於行之過正者而亦以爲不可易焉申生急子之
流其所處死者皆是物也雖然如二子與伯姬之志則亦
可以無惡矣

龍翰臣陳平周勃論。

古之大人弭天下之亂者必有不得已焉故與其有亂而
弭之不如無亂而吾安之爲愈也與其旣亂而止之不如
及其未亂而先止之爲愈也夫亂不亂存乎天之所爲
非人所得知也而君子終不以天之難問而廢夫人力所
自盡者則以救諸目前之可恃而俟諸將來之難自必也
火之焚於室也雖里巷之人猶將走而救之不俟其熱及
於吾廬也旣及吾廬將有不可爲者矣惜哉以平勃之賢

處可預防之勢而其計乃出於救火之人下也呂后初臨朝平勃與高帝諸臣共列將相之位方其欲王諸呂先問王陵陵不從復問平勃夫亦自知不義而懼爲大臣之折也假令平勃附王陵之正堅執高帝之約呂氏雖橫安能重違大臣而恣行己意且其時兵權尙不歸呂氏呂后欲假產祿以王寶欲假以兵權之漸也杜亂源者必自漸始則莫如先使之勿王產祿不王兵權不歸呂氏平勃可安坐而弭其釁何呂氏之能爲或又曰呂后陰鷙如平勃不從亦必中以他事去之去之無益不如隱忍以成吾事是不然大臣之事君也於吾力之可正者則正之不敢微倖於異日而姑待焉且設是心者亦謂平勃知呂后年齒已長彼卽旦暮晏駕產祿庸子終無能爲耳此尤爲悖之甚者萬一產祿旣王呂后未死而二子不爲天所祚則國

家之事更諉之誰任乎高帝之與呂后論相也首王陵次平勃豈不陰識陵之守正而欲二子有以佐之歟既不能佐又從而非笑之其成功蓋亦天幸焉而未可據以爲能也夫平勃之事既往而不可復矣而後之爲人臣而值事變者慎勿藉口於有待而終至於不可及哉

魯通甫正統論

正統之論得歐陽氏而尊得蘇氏而辨得魏氏而嚴然則將奚從曰三子之說善矣而不能無弊歐尊而不辨蘇辨而不嚴魏嚴而不精所謂一端之論非善之善者也歐陽氏重以子人統而不能不予晉隋彼晉隋者可謂得統矣可謂得正乎故曰尊而不辨蘇子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歐陽氏重子之吾輕子之故不以實傷名名亦不能得實夫君子所恃以與篡奪爭者名爾傳曰惟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名莫大於正統器莫大於有天下彼不幸而竊吾器吾又從而假以名名既去矣而區區持賢不肖之說以繩其後庸有濟乎故曰辨而不嚴魏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而絕而統無絕於是有正統有偏統有竊統三統明而天下之統不絕篡弑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可謂嚴矣而以西晉北宋爲竊統以東晉南宋爲正統此何說也夫居得其正之謂正相承勿絕之謂統是東晉與是南宋其所承者何統乎非其祖若宗所竊之統耶其父盜人之物其子據而有之斷是獄者以爲是盜耶是其所自有耶且夫以太宗仁宗之昇平郵治不免爲竊以高宗孝宗之擾攘偏安進之爲正論正則高孝不足論統則高孝之統卽太祖太宗之所貽留也故曰嚴而不精然則正統之論遂不定乎曰天下名實之淆自有正統始

去正統之名而後名實定。且夫居得其正之謂正也。相承勿絕之謂統也。不幸而得正者無統得統者不正。當此之時全名則喪實全實則喪名。是故由歐陽氏魏氏之說則正統重正統重則義不得不絕。魏梁絕魏梁則不得不絕。晉隋絕晉隋不已不得不絕。北宋晉北宋絕而東晉南宋勢不得不相隨而並絕之。自漢以來更千數百年獨得唐爲正統而唐之受隋禪也。又何以服晉宋之心哉。是千數百年而無正統也。由蘇子之說則正統輕正統輕則子晉隋勢不得不予。魏梁予魏梁勢不得不予。朱齊梁陳唐晉漢周而新莽亦在所不容絕也。嗚呼。吾不惜乎統而惜乎正也。故重正統則窮於奪輕正統則窮於予。且夫既已謂之正矣而輕以予夫盜賊篡弒極不正之外。此夫之所以然不服也。故曰莫若並去正統之名去正統之名而後可。

以惟吾所予篡而得者謂之篡盜而得者謂之盜而皆不
絕其爲君而卒亦不予之爲正春秋之法用夷禮則夷之
通上國則進之予奪何常惟變所適今一去無實之名而
各如其所自爲帝則曰帝王則曰王高光崛起李趙徬徨
魏晉盜竊秦隋疆梁偏安割據畫土分疆無所拘滯安所
紛擾哉

魯通甫秦論。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征
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間矣以穆公之賢百里蹇叔爲之
輔出余孟明主其謀西乞白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
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未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
以降令狐河曲輔氏麻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
然無聞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干戈會盟晉人世爲盟主

盛於悼而衰於平楚人繼之共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告
退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
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惘然不以爲意後
數十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驅除掃滅並爲六國秦人
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莫能支鯨吞蛇噬不及百年天
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衰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強
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
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
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足以制秦之死
命故以穆康之強不能踰焦瑕而有尺寸之土者東諸侯
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不會無日不
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搜伐小國困而滅大國倦而分入
姓十二國之侯王展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人奮其百

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顧錯愕負十倍之強百萬之衆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人分曹而鬪一人袖手而觀焉及有困敗夷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攢秦不知攢亦滅不攢亦滅六國空有強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不可用也秦既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強胡南取百越力既竭矣山東豪傑待其敝而取之由是論之秦之強不強於惠孝之耕戰而強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武曩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景哀以前日與晉楚驅逐中原則亦敝矣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強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苻堅伐晉慕容中興隋氏營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爲人所乘者也有天

下國家者慎勿自疲而爲靜者之所乘哉

晉通甫蓋寬饒論

漢宣帝時蓋寬饒爲司隸刺舉無所回避又好犯上意下
吏自劉死天下哀之魯子曰是宰相之過也魏侯於是溺
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以宣帝之明魏侯
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時諫大夫鄭昌傷寬
饒如此爲文吏所譏上書訟之假令相以此時從容出一
言繼昌之後如辛慶忌免冠救朱雲諫收劉輔上未必不
從卽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一武夫耳猶能
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國庸主之聽
於俄頃之間況以孝宣之明哲寬饒之任職魏相之得君
假令不知此義不可謂賢知而不爲不可謂忠不識二者
將何處焉史稱寬饒深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

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日毋
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
之不滿於寬饒久矣夫以趙廣漢之賢徒以案事不實摧
辱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民守關號泣欲代趙京
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先請於帝曰廣漢雖
按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惜此人臣不敢以
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憂國之忠下有負荆請
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照千古哉大抵漢之賢相皆嚴覈
幹練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如魏相殺趙廣漢蕭望之殺
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誚獨一
翟子孟也與

戴存莊朱建論

小人之於君子也必多方交之一與之交則其勢不能中

絕交之既深則有事或且爲小人用此其道在嚴之於先不可稍有苟且之心而又能持之艱難困苦之中小人之計乃不得開而入漢平原君朱建史稱其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欲知建建不肯見其氣節亦可謂卓卓者矣及居母喪貧不能備服具辟陽侯奉百金視受之不辭夫受人之德必有以報受不義之恩其報之也亦必將出於不義以不義爲小人謀則不至於自殺其身不已建既受金故遇辟陽之難不得不求爲之脫既爲辟陽之客聞文帝追案不得不自劾嗚呼以百金之故喪名失節遂殺其身士君子取與之閒宜何如哉不惟是也孔子日喪事稱家之有無有無過禮無則斂手足形懸棺而窆建果貧也服具不備可也受金治喪賢者不爲也然則建卽終不爲辟陽之客而受不義之金以營喪是污其親以

不義也不惟不廉亦不孝實甚且辟陽侯之奉視於建也
誰使之哉建之友陸生也君子之於友也曲成其美不陷
以惡辟陽奉視陸生當爲辭而卻之不然於其受也責而
歸之而乃教辟陽故陷建於不義何哉吾意建平日所稱
廉直不苟者皆飾行欺世賈欲有以嘗之故藉辟陽以驗
其真僞否則知其僞而故以敗之不然則欲藉以成其名
而不意建之果受之也夫人惟無名於世世亦無所短長
苟子子自好著聲稱於時則人所以嘗試之者百端稍有
不誠未有不敗者也建之初不見辟陽也知其爲小入不
可近也既視以金亦知其不可受而特困於貧窘不得已
且以爲受之有名未必遽傷義也。不知天下之貌爲君子
著行立節一旦敗塗地不可贖者皆此不得已之情與未
必遽傷於義之念誤之夫苟以義衡之亦烏在其不得已